第十三章　前夜

經由南京，我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被調到廣州天河機場，民國三十八年八月離開，我把在廣州這八個多月的日子定名爲「前夜」，是什麼的前夜呢？是革命的前夜？是大逃亡的前夜？是時代巨變的前夜？還是，我自己對人生所做的最重要一次抉擇的前夜呢？都算對吧。

像廣州這樣的城市，用不著想像力，它本身就有背景音樂，自然是糜糜之音的流行歌曲，宿舍裏街市上處處皆有。有一首吳鶯音唱的「不再相見」，歌詞大約是：

不再相見，

不再相見。

往事如雲煙，

相思年年。

郎情縱然似水，妾已不復當年。

不再相見，不再相見.....

歌聲淒切婉轉，似預示著什麼，對我這個自幼唱「大刀向」長大的青年來說，「糜糜之音」不屑一聽，但流行歌曲在廣州已是如影隨形，況且「不再相見」不止是流行歌曲，如同另一首「黃葉舞秋風」，似在預示著什麼事情的來臨。

街市上明顯地也有前夜的徵兆，書攤上賣的是「推背圖」,「燒餅歌」兩種小冊子，要和我年齡相若的人才知道這兩本書的意義，它們流傳百年甚至傳說一千年了，用模稜兩可的簡單語句，給人們解釋時代變遷時內心的不確定感，有人用它暫時穩定住焦慮的情緒，也算是心理治療的方式之一。

不知道是誰說的：「人是經濟的動物。」這句話的真正意義我不十分清楚，但在廣州的「前夜」時期，有許多事實可以印證一件事，人有一種獵犬般的嗅覺，聞得出可以撈到錢的空間，有了，絕不放棄機會。大變動之前許久，警察好像都休假了，街上可以要賣什麼就賣什麼，除了「續餅歌」,「推背圖」之外，還有人印製各種色情小說。那

時印刷條件差，像如今的A片拍不出來，連 Ｐ ｌ ａ ｙ　ｂ ｏ ｙ 的裸女圖片也看不到，但是有文字的，什麼肉蒲園啦，金瓶梅精彩本啦，被稱爲中國五四以後的性學大師張競生寫的小江平也是那時看到的，其他由「作家」們臨時趕工的「小說」也不少，不知道這些人在短短的幾個月中能夠賺到多少錢。最妙的是到了三十八年夏季，連正式的賭場也開張了，裏面有牌九桌，骰子桌，設備豪華，限用港幣或銀元，不收金圓卷。也不知九月底共軍進城前，他們能撈回成本否？

廣州最忙碌的商店街叫做「上下九」，全是金店，當時則以買賣港幣或大頭(即銀元)成爲主要交易。我們那時的月薪約爲每月底發放，管總務的每個月都要被大家罵一次，他是二十九號發還是三十號發，對我們來說都是很大的差異，我們發的是金圓卷，金圓當然值得一談，但若無馬定祥先生，則我所談金圓卷的內容便很貧乏了。

馬定祥士官長是我在廣州期間來往最密切的人，我們當然也有同學，而且有兩位，一位的名字忘了，另一位是花子儀，原來我們在學校時的關係很不錯的，他也很有趣。

我會問他，花姓很少見，是花木蘭的後代嗎？他用字正腔圓的四川話說，花木蘭是個女的，嫁人生了孩子也不

姓花,「我如何會是花木蘭的後代呢？」問他的名字「子儀」不是和唐期的郭子儀一樣嗎？他笑著回答:「有何不可？」因爲四川人談話喜歡用「名堂」兩字，我就學四川口音說：「你哥子無論是姓還是名，都有些名堂呢，以後就叫你『花名堂』好不？」他也笑著回答:「有何不可？」這花名堂就在同學中叫開了。可到了廣州一看，人家有了太太，且兒子也長得很高了，不好意意再以四川話開他玩笑，他反而問我：「再叫嘛，有何不可？」畢竟人家有了家小，我很少找他去談天。另一位同學姓劉，名字真地忘了，後來搭由台北赴花蓮的飛機赴調，飛機摔在山中，約爲民國四十三、四年間的事，軍機摔了，報紙都不會登。

因此，在廣州我和士官長馬定祥來往最多，去街上換港幣，談天，最重要的是借書。他的床舖底下堆了一堆的「觀察」周刋，算是當時的「民主」刋物，(那時「民主」的定義是指反對國民政府)，不像如今刋物般地八卦或如此具有攻擊性，執筆者多爲大學教授級的人。是在馬定祥過期的觀察周刋上，讀到馬寅初教授（１８８２－１９８２）早在金圓卷發行後不久，談此問題的一篇文字，由馬教授的文章可以看出經濟學的道理也可以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寫出來。(馬寅初後來因爲反對毛澤東的「人多好辦事」政策，被狠狠地鬥爭過。)

金圓卷可能是民國三十七年下半年以後實行的，那時我尚在北平。好像通令了全國，凡家中持有銀元、金飾、金塊者一律換成金圓卷，違者嚴處，別人家如何不知道，我爺爺他們一家，就把他們壓箱底的銀元金飾傾囊而出，換成金圓卷了，當時北平的報紙上還刋出一位滿清時代的王爺，把家傳的大金印拿出換金圓卷，還有金印被切成兩半以判成份的照片。

馬寅初的文章上說，金圓卷注定要失敗，他說如今國家面臨的問題，是民生物質缺乏和通貨澎脹，政府提出把法幣按一定面值換成金圓卷流通，基本上不會解決問題。但如今又規定，持有金飾或銀元者必須換成金圓卷，如此，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加問題了。

夫貨幣者，是勞力或貨物的代替品，不會因爲叫做「法幣」或「金圓卷」而有所不同。除非由金飾或銀元兌出的金圓卷，都如同本來的金飾或銀元一樣存放著，或正式存在銀行中生息，否則流通在市面上，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數量不是增加了嗎？貨幣量增加了，必然結果是物價上漲，而偏偏政府又規定自金圓卷實施之日起，民生物質不准調價。想用這樣的方法穩定物價，豈非橡木求魚？

不知道蔣經國看過這篇文章沒有？這應不是深奧難懂的經濟理論，最少也有幕僚講給他聽吧。那時，三十七年年底除了國軍節節敗退之外，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成爲第二大的新聞。他找了幾個倒霉的有錢人，以囤積居奇的罪名抓起來。同一時間，報戴南京發生搶米事件，金圓卷幣值天天跌，小商人今天賣了，說不定明天用賣出的金圓卷還買不回同樣的米，他們只好關著門不賣了，誰知被人知道，聚眾敲破大門入內一搶而空。

至今，我仍懷疑金圓卷根本就是一場騙局。後來政府在台灣發行新台幣，每月都在報紙上登廣告，請有名望的爲「監察人」，監察人證明發行額若干若干萬元，庫存黃金、白銀若干若干萬兩，若非曾做過虧心事，何必出此下策？政府，只需管住你的印鈔機就夠了。

還是回到廣州天河機場。我們每月底一拿到金圓卷，立刻趕去「上下九」換港幣，大概銀元已經換不到幾粒，換港幣可換成十元，五元或一元多種。留了港幣又做什麼用呢？實在太少，只能補貼我們實在太差的伙食，我這人只要有饅頭便可填飽肚子，廣州是吃米飯，發的軍米又是很差勁的那種，飯鍋打開來不是飯香，而是一股臭溝水的氣味，菜呢？更別提了。

前面說過，人是經濟的動物，在任何環境下都有人用盡心眼發點小財。我們每到開飯的時候，便有兩位也是穿著軍服的，來賣滷豆腐干或滷五花肉，他們自稱是免費坐火車到湖南省買回來的豬肉，才能這麼便宜，新鮮度可想而知。我總是耐不住，要把最後一張的十元港幣換開，這也不是天天都吃得起，且他們只做了一陣子，以後猜不出什麼原因，不再出現了。想不到當了空軍軍官，反而有好幾個月，天天都在半饑餓狀態。

民國三十八年的有一天，忘了月、日，突然每人發了二十個或稍多或稍少一些的銀元，此乃我自空軍畢業後，第一次賺到的「大錢」。我立刻赴「上下九」把一半或更多的銀元換成了金圓卷匯到寶雞去，這是我一生中僅有一次孝敬父母親的機會，其餘的銀元當然是被我吃掉了。

士官長馬定祥是另一個李毓霖，那時多的是李毓霖。文化界人士相信共產黨的，比相信我們政府的多了幾十倍，此話有嚴重語病，應該說對民國政府失望的知識份子，比猶懷有好感者多了很多倍。馬定祥對我的開導是直接的，告訴我國民政府不久就要垮了，廣州被解放是遲早的事，國民政府很可能逃到台灣去，但台灣也避免不了被解放的命運，他的話我全都相信，但他一直沒有提醒我應該存一點錢。

廣州和鳳翔時不一樣，在鳳翔我根本沒有零用錢，但走在街上誘惑也不大。半饑餓狀態中的我，那禁得起廣州大都會的食物釣餌？廣州是一個繁華且跡近奢華的大都會，珠江沿岸的長堤一帶，有仰之彌高的摩天樓，珠江上有後來被國民党軍人撤退時，炸掉的珠海大橋，街上有成排成排的酒樓，大部份酒樓都把烤乳豬、烤鴨、叉燒之類食品掛在大門口，從旁邊走過均會聞到香味，即使我發了大頭的那個月，也沒有捨得剁一塊烤乳豬嚐嚐。記憶中飲過一兩次茶，和如今香港或台北廣東飲茶方式不同，茶店只供應茶，另有推車挑担者來賣點心，先問了點心的價錢再買。當然有高尚的飲茶餐廳吧，祇是我沒有去過。

就這樣省著省著，褲袋中依舊空空如也。

三十八年八月中旬某日，我們奉到命令次日飛機飛台灣，這當然是件大事，和從北平飛南京調廣州不一樣。這應該是一次理智的抉擇，是跟著腐敗的國民政府繼續逃亡，還是選擇投奔「人民救星」的解放軍，以完成自幼培養出來的救民的心願？我的選擇很明顯很明白，但是問題仍然有，而且很大，此即人類最原始的需求.....吃飯。

報紙上說，政府有決心，共軍在雙十節以前不會打到廣州。早在四個月前共軍已經度過長江向南方進軍了，

如果我留下來不跟著團體走，萬一真熬到了雙十節，這兩個月我吃什麼？其他同事和同學大部份決定遵照命令撤台灣，包括花子儀他們一家子。馬定祥是早就決定等待解放的，我能找他商量關於我吃飯的問題嗎？

前夜。

廣州八月的夜晚，氣溫高，濕度大，是人類感覺中最不舒適的天氣型態。我獨自在我們氣象台那座小樓的牆跟，席地靠牆坐下來，不時得伸手拍打叮人的蚊子，或其他不知名的小蟲。仰望天空，那時大都市的空氣污染也不嚴重，可以看到藍天和星星，可惜除了北斗七星以外，其他星星都不認識。夜，就這樣逐漸深去，寢室裏的收音機一一關了，斷腸紅、夜上海、不再相見等糜糜之音從空氣中消失。我竟然看見一顆流星，閃得很快很快，幾乎懷疑是眼睛花了，抑或真地出現?那時我尙不知道可以對流星許願的，多遺憾！因爲我真有一個願望，我想看見她，在我最困惑的時候，她都出現過，今夜她也該出現才是。

我面臨的原本是理性的問題，對與錯之間的選擇，幾乎是用不著選擇的選擇，而我目前想到的卻是動物本能需求的考驗了。我回想起寶雞大雪之夜凍死的一對父子乞丐，他們選擇離鄉背景到遠方去，是不是選錯了方向？若真

挨到十月，馬定祥他會幫我找飯吃嗎？伙食團都散了，連伙伕都在打包他們的煮飯傢俱，我投奔何方呢？

那夜，她沒有出現，很晚很晚都沒有出現。我回到寢室時他們都睡了，每個人床前放著綑好的衣箱等物。我也沒有什麼衣物，除了行李捲之外，只有三大本在北平買的中華書局的辭海，一本沒有主人的魯迅寫的「兩地書」算是我的了，還有一些「朝花夕拾」之類的薄本書.....

我站在床頭，在黑暗中，腳一跺，心一橫，對自己說：「去吧，遵從動物本能跟著食物走，反正只有早解放、晚解放的問題，沒什麼了不起，總比要飯好！」

就這樣，我到了台灣。

第十四章　台灣之戀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我到了台灣，迄今五十六年了，誰會想到在台灣住這麼久？如今，除了此處之外，更無其他可以終老之鄉。無需乎學人家說什麼喝台灣水、吃台灣米，也無需乎說我多麼愛台灣，總之，我就是把這兒認定是我的家了。

回想當年，我真地以爲三、五個月，頂多半年台灣也就解放了，俗話說：「世事難以預料」，以一個八十老翁的資格，我絕對可以印證此話的正確性。

我們由廣州撤退來台灣的一批人員是直飛新竹基地，立即送我們到距離城隍廟不遠的一幢空屋子住，像花子儀他們有家眷的同事則去了淡水，大約那兒有眷舍。我們都是打地舖，好像當天伙食團即開飯，沒有餓肚子。不過吃的也不是很好，買菜的是個山西人，他說把新竹米粉當成他們家鄉的粉絲了，冷水泡得不夠，炒出來沒人知道是什

麼。

我們那間大寢室住了四十多人，不全是氣象，也有通訊或其他職務的。廣州果然沒有守到雙十節，九月底就被共軍打入。想來，那間寢室中跟我一樣，追隨動物本能亦即食物來的，不止我一個。不知是誰的，有一部收音機，那時大家均無班可上，白天他把收音機調到極高，全室的人都聽得見。那天應爲十月一號，收音機播放著由演過「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紅影星白楊，和另一位也非常有名的男明星共同主持。他們只是熱情而瘋狂地高歌：「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有許多其他的明星也在其中，白楊一一叫出他們的名字，並請他們說一兩句祝賀新中國成立的賀詞。他們所唱的歌，我小時即會，叫「義勇軍進行曲」，今天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等到收音機傳來白楊的聲音：「毛主席現在走上天安門了」，歌聲才停止。約等了一陣子，收音機傳來湖南腔調說：

「我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接著是熱烈地鼓掌聲歡呼聲，，由收音機傳來的，也有由寢室現場傳來的，我，也是現場熱烈鼓掌中的一個。

若干年後聽說影星白楊是被鬥爭而死的，不知確否？

新竹的街市當然不能和廣州比，可是入晚城隍廟附近的氣氛卻與廣州差不了許多，我指的是變天以前風滿樓的氣氛。攤販極多，賣私煙的沒攤子，只在地上舖一張報紙，我們吃一碗清冰的代價，可以買三十支左右的香煙，可惜煙味太差，尚不足以讓我成癮，是後來新樂園才抽成習慣的。租書店裏大大方方地放著魯迅、巴金、曹禺、杜斯退也夫斯基等人著作，留下押金便可租回去看。說老實話，這些作家真地跟「共匪」扯不上關係，後來都被禁了。

也許你不知道，我年輕時也試寫過舊體詩和新詩，那時我寫了一首新詩：「我們長征了兩萬五千里」。無非是以反諷的方式，說我們國軍由長春、北平、濟南、南京、廣州.....一路上被人家追趕著的慘狀。當時報紙標題不叫撤退，不知何人發明的兩個字：「轉進」，最後我們「轉進」到台灣。我寫的詩不可能在任何印刷體上發表，只在同事間傳閱而已，大家也都一笑置之，知道轉進也好，撤退也好，甚至「長征」也好，反正過不了多久，台灣也是會被解放的。

世事就是這樣難以預料，民國三十九年三月，蔣總統復行視事，意指他在民國三十八年初，共匪快要渡過長江

時，曾宣佈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接受有名無實的總統大位。那位李總統連台灣都不敢來，直接逃往美國了。蔣總統復行視事的意思，是指他在台灣恢復總統的名位，再度領導國家，實質上自然早就「視事」了。又三個多月後的六月二十五日，發生了影響我，以及全體台灣人命運的一件大事，即北韓入侵南韓戰爭爆發了。美國立即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不久，大陸開始「抗美援朝」，美國不但來了經援，還來了軍援，我們在美國的翼護之下，可以說是解放無期。

很多人認爲若非韓戰，美國很可能放棄我們，這屬於政治判斷問題，我無話可說。只是，從後來美蘇冷戰時期，雙方有孔必鑽，見縫插針的情況看，像台灣這一艘，貼近紅色大陸東南沿海，不會沉没之航空母艦的戰略位置看，美國應會不惜一切力量維護台灣的。

有了美國爲靠山，政府當然可以挺直腰捍了，台灣成爲：「復興基地」和「自由寶島」，與此同時，出現了如今稱爲「白色恐佈」的保密防諜時代，「匪諜就在你身邊」成了人人知道的名句。有句諺語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大陸慘敗的經驗，使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文化滲透真可怕，抗戰八年以及勝利後的四年，無論是電影、戲劇、

文學還是藝術的確有左傾的傾向，那應是世界的潮流，不算是國民黨失敗的主因，財政崩潰尤其是近乎大騙局的金圓卷，失去了都市居民的信心才爲主因。至於鄉村的組織農民運動，那原本就是毛澤東的專長，有些當時同情共黨的美國的知識份子，稱毛澤東是中國式的鄉村「改革運動者」可爲例證。

而我，在台灣這五十六年漫長日子，心態可以分爲三大時期，「孔雀事件」以前，一心只想共產黨。美國登陸月球時，我是一個標準的哈美族。一九八九年蘇聯解體一直到今天，我心裏想些什麼，老實說真地不知道，也許根本就沒有想。因爲那時，我是說蘇聯瓦解、柏林圍牆推倒、大陸實行徹底的資本主義之後，我也變成「小資」。通常的小資產階級，除了想些切身的利害之外，對別人是很少關心的。

我們還是提一下她吧，沒有她，一切都沒有。

民國四十一年秋天，我婚後不久，一位住在台南基地的友人，把他新裝成的收音機借給我，說是聽一陣子再還他，算是新婚的賀禮吧。那時的收音機用真空管，性能好一點的得五支或七支，很重，難爲他大老遠送來給我，有一天深夜，我扭動轉台器，選到一台的音樂十分熟悉，一聽就知道它是「義勇軍進行曲」，然後播出的是歌劇「白

毛女」的一段，其中唱：「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雪花那個飄飄，年來到.....」登時一片清涼，恍如在煩囂的鬧市中，突然出現了清風明月。趕快把聲音調小一點，剛剛夠我獨聽。「白毛女」一劇後來有機會聽到全部，也看到了全劇以巴蕾舞形式演出的 CD，知道它並非永遠那麼清風明月，到了和地主鬥爭時可以兇悍激烈，甚至充滿了恨。那夜熟睡後她來了，我們已很久未見，我驚疑地問：

「是妳嗎？是妳嗎？」

「是我。」她微笑回答。

「我以爲妳不會來的，老舍他們那些有風骨的都沒有來，而且我背棄了李毓霖，背棄了馬定祥，甚至背棄了忠王李秀成，只有妳還沒有忘記我，妳叫什麼名字？」

「叫我葵花吧。」

「爲什麼是葵花？」

「葵花不是永遠面向太陽嗎？ 而太陽又是最公正的，照在每一個人的身上，無分貧富，所以就叫我葵花吧。」

「葵花，妳很好，妳真地很懂我。」

「那還用說，我不懂你，有誰能知道你的內心世界呢？」

「謝謝你，謝謝你，葵花。」

那夜，我在甜美的夢中入睡。

下次見到她是一年以後。其後很久，我的老大｜兒子，老二｜女兒相繼出生。吾妻一直在外面工作，都在一些例如美國海軍，美軍顧問團之類的機關做事，待遇比我們軍人的月薪多出很多倍。衣食無慮了，但想的也無非是生活瑣事，又自覺年紀一大把，偶一念及年輕時的夢幻，不覺老大徒傷悲想起來，想，我這一輩子大約只能這樣庸庸碌碌了吧？這是所謂「孔雀事件」的緣起。

我把心裏想的寫成一篇約五千字的小說，以吾妻之名，登在聯合報的聯合副刊上。時爲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見附錄一)，當夜或次夜，葵花就來了，她也顯得成熟很多。

「我認真她把你的大作看了一遍。」她說。

「謝謝妳。」

「看了你的『孔雀』，使我想起了一位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也想到了他的一本小說『羅亭』，我聯想沒有錯吧？」

「別說了。妳知道我也有同樣的內疚，人家羅亭最後還有勇氣死在一八四八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巴黎街頭上，而我呢？」

「你讓你的男主角後來爲了救一名兒童，死在火車平交道上，也不錯呀。」

「何必譏諷我呢？我怕我自己連闖平交道的勇氣都沒，只有等待年紀老邁，死在病床上了。」

「朋友，別把自己局限在某種框架之內，一個人的生命除了奉獻給革命當烈士，難道別無用途了？把人家的感慨當成自己的，把人家的思想再覆述一遍，那算什麼呀。你應該知道，誰年輕時代沒有徬徨過？，你有自己的想法，照著自己想的去做就夠了。」

「謝謝你，葵花。」

「用不著這麼早就給自己蓋棺論定，以後的日子還長著呢。記住，我永遠在你身邊，是你的朋友，我叫葵花。」

我稱此爲「孔雀事件」，若把人之一生分成幾個心理階段，則這是里程碑之一。不，我對共產思想的著迷並未完全改變，直到蘇聯解體，開放大陸探親，我仍然在迷迷濛濛之中，正如葵花所說，用不著這麼早就給自己蓋棺論定，同理，也用不著這麼早就給共產思想蓋棺論定。

我的台灣之戀才剛剛開始，可以說我這個人是在台灣成熟，在台灣成長，並在台灣衰老，很可能也是在台灣凋零。誰的年輕時代沒有徬徨過？但是，總不能徬徨終生，對不？瑪拉寇斯是我的台灣之戀中，徬徨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夠久的了吧，才勾勒出的一個輪廓。

以上算是我台灣之戀五十年的前言，真正的第一章是由坐牢開始的，下一章就是。

第十五章　凌晨的敲門聲

一位日本作家曾經寫過一篇短文，題目是「午夜的敲門聲」，主題是說，一個人的命運是很難預測的，這，說的應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日本，那時的日本也有所謂「白色恐怖」威脅，抓左派人士抓得很厲害。當時既無電視亦無廣播和電話，入夜以後大家只能看書，談天或睡覺，夜猫族不像如今這麼多。

如果，到了午夜時分，突然有人敲門，想想看會發生什麼事？俄羅斯作家杜思退也夫斯基就是這樣被警察抓了去，後來差一點就被絞死，鳳翔縣的競存中學怕也不時地有這種事發生。

其實也無須永遠如此悲觀，那位日本作家說，說不定來敲門的是姑媽那邊的人，你的終生未嫁獨居姑媽不幸逝世了，你是被指定的唯一的遺產繼承人。

午夜的敲門聲令你心跳，是災難還是佳音？也許什麼都不是，只不過是一位老友持了一瓶佳釀，有「晚來天欲

雪，能飲一杯無？」的興緻，才來敲門的。

我也有過一次這樣的經驗，發生在凌晨，不是佳音也不是老友的佳釀，而是一次牢獄之災。此事從未對人說過，因爲從空軍退役後，服務過的正中書局和中視都是黨營事業，若是有一絲絲涉及「匪」的記錄，飯碗就保不住了。如今早已沒有飯碗，再也不怕丟飯碗了，就如實地向你招認吧。

事情發生在民國四十二年秋天，我新婚一年多，吾妻正懷著長子，正確日期不記得了，或許是聽了「白毛女」的第二天也說不定。現在算算，距離我到達台灣不到四年，距離七七蘆溝橋事變即抗戰八年開始，到我入獄也不過才十六年，但那十六年的日子很難熬，記憶也特多。其實對我這樣年紀的人來說，十六年也挺容易混的，從工作崗位上退下到今天，也快十六年了，怎麼什麼值得記憶的事一件都沒發生過呢？

原來，太平的日子容易過，苦難的歲月特別長。而且在大家均貧乏之時，一個握有大、小權力的人，非得要看到別人的痛苦，才會感覺到一點自己的平安幸福。我的牢獄之災就是在這種心態下出現的，我與吾妻、吾友受到了些痛苦，只不過是讓那個小有權力的人，稍覺片刻的幸福或快樂而已。

敲門的是我們氣象台的事務員，向基地借來的中吉普車就停在外面。他說有急事，台長讓我去一下，我問什麼事呀，這麼急？他說，他也不知道。就這樣我坐上中吉普車，向挺著大肚子的吾妻說，等一下我就回來。

到了氣象台，台長沒有出面，只著人把我的肩章取下，那時我是上尉。我已畢業五年，用不著考績甲等，按步就班便可以升到上尉，上尉的肩章是三條槓，我的三條槓被取下來，叫我坐上中吉普車，說要送我去軍法處。

「什麼？什麼軍法處？」

「你犯了軍法，台長說他已經報告上級批准，送你到軍法審辦。」

「我犯了什麼法？」我幾乎動怒了，恨不能一拳打到事務員的臉上去，但是此時我聽到葵花的聲音：「別衝動，別說話，別自露弱點，尤其是心裏想的，絕對不能暴露出來，記著，你妻正懷著孩子，不是當烈士的時機。」我只好請求說：「那麼請你先載我回家，告訴太太一聲，可以嗎？」

「台長說，立刻把你送軍法處。」

就這樣，中吉普車送我到看守所，進門有一間小門房似的房間，事務員拿了簽收單，乘原車回去了，把我交給

了獄方。應該就是所謂的獄卒吧？也是穿軍服的，命我把帽子脫下，然後把皮帶以及衣、褲子中所有的零碎物品包括零錢在內，都交了出來，他們收齊放在一個大紙袋裏，上面寫了我的名字和編號，貼上封條，和軍帽一起放到架子上。沒有發給我另一套漫畫中囚犯所穿的那種的格子衣褲，就穿著原來的軍服，送我進入牢房。牢房內已有五人，三個上下舖，一個茅坑和附有自來水龍頭的洗手台，我的五名獄友容後再談，應該先說一下送我入獄的台長，他是此事件的幕後主持人。

他姓乂，名字也略去不提了，他應爲四十多歲，是我的學長，前幾期受訓六個月便有了氣象員資格的。他曾參加過我的結婚喜宴，只記得他說過一句：「你太太很漂亮呀！」至於什麼恭喜之類的客套他一句未提。

他結婚與否我不知道，只知他也是上尉階級，記得軍法官還問過我，他和你同一階級嗎？我說是啊。他對於當台長的滋味似乎十分享受，有時白天上班時間，還以花生米就太白酒獨自喝了起來，他那時的心裏想些什麼？我更不知道，他想的是大陸的家鄉？抑或他已結婚，妻兒留在大陸，離別四年多了，心裏有無限苦悶呢？我也不知道。總之，他一定也有不得已之處吧。

一進入牢房，五位獄友幾乎同時間：

「你犯了什麼事？」

「不知道」

這三個字的回答，使五位獄友分別有五種不同的反應。那個時代，若是牽涉到「匪諜」的案子，不但自己應該有心理準備，別人也知道對你應該保持距離。他們好像懂得「不知道」的意思是什麼，不再追問我，但他們相互之間還是禁不住要彼此討論。

我呢？爬上了上舖，地面的空間不夠讓我「繞室徘徊」，如剛剛被關入牢籠的野獸那樣，而上了床又實在不知下一步該做什麼。床上一無所有，我當然也沒帶任何舖蓋來，連假裝整理內務也辦不到，只有盤腿坐著，分別對五位獄友遞出友善的眼色，聽他們說話了。

他們似乎得到結論，認爲我不是匪諜案，理由是這個看守所只收過一個匪嫌，且次日天亮即調走了。此處雖名爲「看守所」，但判了七年的貪污犯已服刑一半的，尚未送到正式的監獄去，因而這兒也就等於服刑的大獄了。若

是涉及匪案的，怕會很快地送到不知何處去。

那是一個最難熬過的夜晚，他們都認爲我不該是匪嫌，但我自己卻不能肯定。因爲捫心自問，最少最少我也是「匪」的同路人，但又想到，電影或小說中常常描寫的，要把涉嫌人吊起來，用各種酷刑逼供，他們毫無疑義最想知道的是我的同黨是誰，我招誰呢？或許我該學真正的英雄那樣抵死不招。其實我即使真地招了，他們也無可奈何，我能實招的只有李毓霖和馬定祥，他們都不在台灣，和我同一想法的人，在台灣這三年多來根本未曾見過。

也可能不需要招認什麼，就判定死刑了。我想到在寶雞念初中時，看到的許多不同的被搶斃的人，他們真地很不相同，有的在沿途中還唱兩段京戲，且，路上可以隨意停下來，找兩旁的商家索取食物或酒，因爲已經五花大綁了，只能由隨行的軍人餵食或餵喝。有的死刑犯則很沒出息，一路上已經癱軟了，得由兩邊的人架著，勉強走過東大街、西大街。我們同學們多半是由西大街跟著走，到了西門外，有的不肯跪，得由後面的人用膝蓋頂一下，有的未待發命跪下，人家一放手就趴下去，真是「丟」死了人。

要是我呢？我一定要自勉，不可丟死人或死丟人，最少在挨槍子兒之前，得鼓起勇氣喊一聲：「中華人民共和

國萬歲！」

胡思亂想了一夜，那夜，葵花沒有來，我發現她似乎在我越需要她的時候，越不會出現。

次日一早，不記得早飯吃了什麼或吃了沒有，畢竟這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大約上午早飯後不久，便命令我出去，說有人要見我，到會客室，才知是吾妻和吾的同學好友Ｌ君，吾妻那時只有二十一歲，且挺個懷胎六個月的肚子，現在知道二十一歲仍然只能算是孩子。吾友Ｌ君很成熟，不像我以及吾妻那麼幼稚，他告訴我他知道事情的底細，且有了證據，讓我放心，應該不會有事。旁邊有人監視，他不便說太仔細，吾妻也囑我保重且放心，說不會有問題的。

所謂「不會有事」或「不會有問題」究竟何所指，我完全不知道，吾友提及「證據」更使我莫明其妙，是兩年多之前我寫過的「我們長征了兩萬五千里」嗎？還是其他的什麼？

這一切疑團待「過堂」以後才會明朗，好在很快地就被提審了。

提審過程值得一說，法庭不在看守所，得走個大約幾百公尺，沒有囚車，是用走路的。押解的獄卒怕犯人半路

逃跑了，所以兩人均拿著步槍，沒有給我戴手銬是戴腳銬，正確名字應是「腳鐐」吧？反正很重，走起路來非常不方便，可惜那時無人爲我拍照，否則留下照片最好是錄影帶給你看看，足以博你一笑，可惜呀可惜，人生這麼重要的一段際遇竟無照片留念！

法庭很簡陋，一點也不像電影。軍法官只有一位，旁邊坐著的我猜是書記官，獄卒放下我便退出去了，無人旁聽，也無律師爲我辯護，在我一進來時向兩旁看了，沒有刑具之類，叫我放心許多。

軍法官與我的對話就記憶所及的，記在下面：

「你叫馮鵬年，是空軍上尉氣象官，是嗎？」

「是的。」

「你被控敵前抗命，移送你的台長說，敵前抗命應是死罪，你怎麼說？」

「我不知道。」這是我唯一能夠想出的回答。

「你不知道？」軍法官大約也有點詫異，他翻看了一下文件，說：「你走過來，看一下。」

我走過去看了。他讓我看的是我們每天工作所繪的天氣圖，一張普通的天氣圖，沒什麼特別之處。他問：

「上面的簽名是你的簽字嗎？」

「是我，這圖是我畫的，規定要簽名。」

軍法官略微想了一下，接著問：「你是不是和台長吵架？你們同爲上尉，你平常可能對他不尊重吧？」

「沒有，絕對沒有吵架。至於尊重----」說實在話，平時我不但不尊重我們的台長，對其他各級長官也未曾尊重過，但總不能這樣回答。於是我說：「不能算特別地尊重，他是我的學長，儘管都是上尉階級，我也沒有特別地不尊重過他。」

「他說你當天拒絕工作----可是，又附上了這張圖，上面有年、月、日、時，還有你的簽名。想想看，當天發生了什麼事？」

「是爲這個！」我恍然大悟，知道與偷聽匪方廣播沒有關係，心情輕鬆了許多。對軍法官溫和地說：「我記起這件事情了。」

「你說吧。」

事緣那天是輕度颱風掃過後的第二天，天氣晴朗。進了天氣預報室，發現那位負責填圖的士官沒有來，按作業方式是，士官把各地資料填在天氣圖的每一測站上，再由氣象官分析繪成天氣圖。負責填圖的人沒有來，桌上堆了好幾張電報紙，紙上抄的就是我們需要的資料。沒填圖，我只能在一旁看報。這時，有人告訴我台長找，台長有一個單獨的辦公室，他坐在桌後，兩腿蹺到桌上，也是在看報。他用很溫和地語氣說：

「鵬年，今天乂乂乂沒來，你就自己填圖吧。」

「這不是我份內的事啊。」

「目前還算颱風警報階段-----」他的聲音嚴厲起來，「我們氣象人員的敵人就是颱風，我當然有資格命令你，自己填圖，自己畫圖，這算是緊急措施…..」

沒待他的話說完，我轉身便離開了。

誤會發生在，他認定我轉身離開回家了，事實上是我轉身去了天氣預報室，把圖填完畫完，這才回家。

軍法官最後告訴我，所謂的「敵前抗命」是不存在的，軍人的敵人都一樣，不會因不同的兵種而有各自的敵人，讓我放心回看守所吧，他沒有說什麼時候放我出去。

在看守所整整地住了一個星期，被釋放時，他們把軍帽，還有身上的雜物零錢都還給了我。

這事全仗Ｌ君的幫忙，他在更高的氣象單位服務，知道我們的台長打給他的長官的報告內容，因之，首先他立即把我畫的那張天氣圖送去入檔，這樣便沒有「抗命」的問題，至於「敵前」，軍法官也不承認此說法。

Ｌ君只比我大三歲，但毫無我所患的一切左傾幼稚病，且因知我甚深，他告訴我：「你這次事件，幾乎有一半同學都認爲與你平時說話太隨便有關係，而且和你同一基地的同學還告訴我，你絕對不會因爲僅僅和台長吵架被關的，多一半有什麼蛛絲馬跡的事被抓住了。你看，你以後還不注意嗎？」

好友的話我認真地聽了，三個月之後，即四十三年的元月中，我的長子即哌哌墜地，我真地收斂了許多，說不定收斂到了有被壓抑的感覺，這才變出了「孔雀」那樣類乎自責的東西。

我的好友Ｌ君退役後，從事工藝品貿易工作，好人有好報，他是我們期一百多人中，最富有的一位，如今在溫

哥華頤養

天年。

我的台長，後來我們也見過幾次，他很早就退役了。每見到我，都熱情地圍肩拉手故作朋友狀，我亦以笑臉迎之，沒有理由提過去的事。

在那個中國人連續的苦難時代裏，誰沒有一些或多或少的難言之隱？我又怎會了解他心中的苦悶呢？我，只不過剛好成爲他發洩苦悶的出口而已。

第十六章　世界大舞台精采好戲

大概一個人的年紀大了，便會溫和點，即使年輕時代好出狂言，想法偏激，待步履遲緩、頭腦反應變慢，也應該學會自我約束一下，難道還想去改造年輕人不成？

我嘗覺得我所經歷的歲月是十分荒謬的，中日打了八年仗，雙方爭些什麼？美蘇對抗時代，兩大集團鬥來鬥去，死了多少人？費了多少炸藥，例如美國人在越南，連有毒的落葉劑都用到了，害人家越南人至今還有畸形兒出生，如今想想，當初何必那麼認真呢？

無論如何，我還是支持他們之間的某些競爭，例如太空競賽，我曾經爲了支持美國的太空競賽，而和一位同學大打出手。就假定那位同學姓賈吧，人家如今也是子孫滿堂的老人，而且他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也完全正確，反而是我的偏見之故。

賈同學和我並不熟，從舊市坝到成都，幾乎從未說過半句話，到了台灣之初，大家都住在淡水，才認識了他。淡水的冬天也很冷，有一天賈同學從外面冒著雨跑回大寢室，穿的仍是在成都做的卡其布服，他常常瑟縮地做寒冷狀。大家都知道他隨身有一個腰包，裡面放的全是金戒子，洗澡睡覺都永不離身，這種人在當時很不受歡迎。且說他那天戴著軍帽，身子縮成一團由外面衝入，我們十幾個人正坐在床上談天，看見他，我想都沒想，便說：

「小氣鬼，你的金戒子存到多少顆了？」

他似乎沒有料到，一進門便有人用這種語氣迎接他，半天回答不出來，半個臉氣漲得通紅，四周同學一片笑聲。終於他體會出是怎麼回事了，大聲叫著：

「老馮，你少這樣欺負人，看十年以後誰最有錢！」他用力關上門，又衝回門外的雨中去。

其實無需十年，他那時就已經比我有錢多了。把「有錢」當做人生的目標且公開地說出來，民國三十九年冬天十二月，是我生平所見的第一次，我視他爲怪人。如今，人人口中皆言如何存錢，如何發財，甚至還有好幾台電視頻道，教導人家如何買股票，時代真地是很不一樣了。這，也證明了賈某人與我之間，究竟誰是「怪」物？很難說。

反正我跟這人此後很少來往，甚至在不同基地偶然見了面，彼此連招呼都不打，想不到幾乎二十年之後，我跟他打了起來，此事與美國有關係。你知道，我除了關心發生在地球上的事，還關心地球以外的事。美蘇冷戰時期，他們雙方在太空競賽上的成就，使我頻頻鼓掌叫好，可惜美國如今用在 NASA(國家太空總署)上面的經費，越來越少，而軍武預算則越來越多。

五十歲以下的人，對我將要敘述的事都未親見，歷史書中會用多少筆墨我也不知道，那時「世界大舞台」上演的，是一齣十分精采的歷史大戲。首先是公元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號，蘇聯在完全沒有照會美國的情況下，太空人蓋戈林(Gagarin)便沖上了太空，用一小時又四十八分的時間繞行地球一圈。這下子美國人臉都綠了，怎麼會發生這等事？想必他們的總統(當時是大大有名的甘迺迪)必定對 NASA 大發雷霆之怒，限定最短期限內超越敵國。果然，一個月不到，即五月五號那天，美國即匆匆發射了一枚火箭，把太空人謝彼得(Alan B. Shepad Jr)送上天空去，可惜只在地球外停了十五分鐘，沒敢做繞行軌道的嚐試便落下地來。蘇聯人當然冷笑三聲，美國人則聲稱，只要開始順利，絕對有信心超越敵國。

一直努力了兩年，美國太空人高登(R. Geodon Cooper)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五日，才算繞行地球成功，而且一口氣繞行了二十二圈兒，花了三十四小時又十九分鐘。這樣，美國人總算爭回面子了，也因此證明了，尊重人權的民主國家，即使在科技上，也較無人權不民主的蘇聯進步。無奈美國人陶醉了沒多久，一個月之後，就令美國人又大吃一驚。蘇聯在六月十四號，發射一枚火箭上去，由太空人拜克夫斯基（Ｖａｌｅｒｙ　Ｆ．　Ｂｙｋｏｖｓｋｙ）操作，然後僅僅相隔兩天，六月十六日又發射一枚火箭升空，由第一位女性太空人蒂莉絲高娃（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ａ　Ｖ．　Ｔｅｒｅｓｈｋｏｖａ）操作，兩艘太空船在太空中，還表演比翼雙飛三分鐘。太空停留時間也打破紀錄，十四號上去的拜克夫斯基，在太空停留了一百一十九小時又六分鐘，女性太空人也停留了七十小時又五十分鐘，等於是三、四個晝夜！雙雙打破紀錄。

沒有人權也無民主的國家，也能有此成就，豈不令人啼笑皆非。可能就是受此項刺激的影響，美國才有了「阿波羅登月計畫」，讓我們有好戲可看。

民國五十八年七月二十日的登陸月球，美國向全世界電視直播，好像電視轉播那事之前，大家都已知道，我是

專門趕到我們部隊的中山室去看的。裡面聚集了不少人，小氣鬼賈某也在其中。大家都專心看電視，有人閒談一兩句，也不外科技技術進步驚人之類的話。當阿姆斯壯登上月球時，美國總統尼克森恭賀他們的成功，並說：「你們這一小步，是全人類的一大步。」在場人員包括我在內，都覺得這話意義很深，美國的登月行動非常成功，算是全人類的一大步也不算誇張。這時，在中山室圍看電視的人叢中，突然冒出了一個聲音：

「這是假的！」

發言的竟然是賈某人，這人應不是那種會反對這個，或反對那個的人，除了金錢之外，很少有事物引他的注意。此時突然發言倒也難得，他接著振振有辭地，說全部過程像是一部電影，月球景色看似佈景，而且，他的重點是，這要花多少錢，美國人有必要花這錢，去做這麼毫無意義的事嗎？那時，我還沒有看過一九七五年，美國 NASA 出版的「阿波羅探測月球」（Ａｐｏｌｌｏ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ｏｎ）一書，整個阿波羅計畫一共發射十七次，六次登陸月球，都有太空人踏上月球土地。但當時我只覺得，這人太無常識，他強調花費多少錢更爲無聊，再次針對他看重金錢這方面指責了他，說不定是用「語言暴力」傷害了他，他站起身子到我面前

來，抬頭對我怒目而視地說：「誰不要錢？你不要錢？幹嘛叫你老婆到美軍顧問團去.....」沒待他說完，我一個拳頭已經揮了出去，可是沒有打中他。這下熱鬧了，他一面叫著「打人！」一面像頭鬥牛般地朝我肚子撞來。要不是四周勸架拉架的人多，那次再打下去，我未必不會受傷，他的蠻勁比我估計的大得多了。

到了一九七二年三月，美國發射了先鋒十號木星探測船，此事使我對美國探測太空的精神，可以說是欽佩的無以復加了。早在我知道地球是九大行星之一，太陽是「本銀河系」的一顆普普通通的恆星，本銀河系的恆星數值，已經多的無法具體說出來，而宇宙中又有類似「本銀河系」的其他銀河系如恆河沙數，那所有的銀河系外面又是什麼呢？每當想到宇宙之大，地球之小，我們如同生活在井底，又只能用以管窺天的方式了解宇宙，想到這兒有被窒息、被困在陷阱裡的感覺。先鋒十號木星探測船上，帶了一塊鋁合金的板子，上面用符號描繪了地球以及太陽系的相對位置，還有一男一女兩個地球人的長相。設計者的心思是，一旦先峰十號完成了木星探測任務，便會向太陽系外逸出去，他會向無窮無盡的宇宙出發。希望有一天，它能夠落在一個有文明的行星上，最好是文明比地球更進步一萬年，或更久的文明社會中，他們知道了地球人的寂寞，用他們高超的科技跟我們連絡，這樣，我們不是可以不

再孤獨了嗎？這想法多好！多浪漫！僅僅憑這個國家能有這麼浪漫的想法，而政府又編了預算讓他們完成此夢，這就足夠讓人欽佩的了，這就是當時的美國！

應該感謝美國的不只前述一例，還有我的職業。我一生共從事兩種工作，在三個單位拿過月薪。一是軍人，是個沒有機會直接殺人，只提供殺人者需要的氣象資料。第二個職業是文字編輯，第三是電視台的氣象編輯和主播。其中第二個職業和天氣無關，一、三兩項是看天吃飯。我在成都學習氣象知識的時候，做夢都想不到，可以有一張俯視整個地球的照片，地球各地的雲層一覽無遺。試想，颱風還在千里之外，就可以「看見」它了，且可繼續追蹤，多神奇呀！感謝美國科學家的努力，發明並發射了這樣的衛星，在我尚未退出氣象工作以前，有機會在電視上運用衛星圖片解釋天氣變化，飲水思源，應該感謝美國。

還有許多感謝美國的理由，隨便舉一個例。美國在經濟大蕭條以後，採用了凱因斯的理論擴大消費，證明了真地有效。於是許多國家模仿之，我們台灣有先見的經濟學者，提出所謂的「十大建設」計畫。我記得很清楚，反對的人說，修那麼寬大的高速公路，我們台灣有那麼多的汽車嗎？想來是爲了戰鬥飛機起降之用吧，糟蹋了那麼多的

農地。十大建設時期尚無「外勞」一說，想想看，僱用了多少工人？那些工人們的工資都花費在市場上，不管是賣皮鞋的，還是賣蚵仔煎的，都會沾點光吧？日本在九七年不景氣時，也狠狠地學過這一套，成效沒有理論上所說的那麼成功。如今，中國這十三億人口大國也在學這一套了，應該感謝的時候就感謝，應該否定的時候也要下定決心否定之，此爲後話。

小資湯斌這個名字還記得嗎？他和我在南京喝過可口可樂。約爲民國五十年以前，他就到美國留學三個月，回來時告訴我了一些電影之外的真實美國。到台灣以後我已經不叫他「小資」，我們台灣不流行這名詞，叫了，也無人知道意義。他說，美國比電影中的更可愛，他在軍官餐廳吃飯，都是 Ｂｕｆｆｅｔ 式的，亦即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牛排沒有限制！「人家美國的蜂蜜啊-----」湯彬說時猶在回憶美味，「你要怎麼吃，你要吃多少，而且人家的蜂蜜都是真的喲，那像我們台灣買到的常常是假貨。」

湯斌的信息倒沒有讓我對美國更加敬佩，只是想，什麼時候自己才能去美國，這，要等很久很久以後了。

不過有些小朋友們先我而去了美國，且，他們對我們國家的貢獻可以說是非常之大。那時候我想，美國代表人

類文明的標竿，美國的歷史就是人類進步的歷史，登陸月球之前他們就有過福蘭克林、愛迪生以及萊特兄弟，他們還有人權、民主.....

不知怎樣，自從蘇聯瓦解以後，美國似乎變了樣了，容後再談吧。

第十七章　中國第一次打敗全世界

若是以我自己爲中心，把在台灣這五十多年的歲月，劃分成「斷代史」紀錄之，或許凌晨的敲門聲，或者孔雀事件都可以入列。然則，看世界或看我們台灣，不可以以自己爲中心，還是應該以全體台灣人的觀點爲觀點。

那麼，民國五十八年應是關鍵的一年。這年，政府核定內湖和林口兩個社區的開發計畫，任命李國鼎爲財政部長，孫運璿爲經濟部長，這對於我們後來的「經濟起飛」有很大的幫助。我相信這兩位專家一定說服了最高領導，解除了對通貨膨脹長期以來的恐怖，採取了寬鬆的經濟政策。從那一年起，軍公教人員幾乎年年調薪，有了分期付款式的家電和公寓建築，就業人口增加，國民購買力增加，這乃構成經濟快速成長的原動力。

而對岸的「共匪」呢？雖然文革還沒有結束，但他們又和蘇聯鬧翻，雙方各自發動群眾反蘇反華，最終，終於爆發生了珍寶島的流血衝突。我們一直喊著「反共抗俄」的口號，把蘇聯和共匪算成一夥，他們居然拆夥了，我們

下一個口號怎麼喊，大概那些「反共專家」在大費心思。

真正讓我們兩千萬人震驚且覺醒的是，就在那一年，我們中國人第一次打敗了全世界，成了「世界冠軍」！

由鴉片戰爭的不平等條約起，這一百年來的中國人割地賠款飽受屈辱，幾乎已經喪失了民族自信心，甚至「大躍進」,「土法煉鋼」也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中國人似乎成爲世界上的次等公民了。在大陸，他們尊稱蘇聯爲「老大哥」，退守台灣的中國人則從心裡佩服老美，認爲老美的確比我們高了一等。摸著良心說老實話，連我這個自幼便被培植了愛國心的人，也未必相信我們真能打敗美國人。

然則，就在民國五十八年，我們就真正地打敗全世界得到世界冠軍，儘管那是由一群孩子們爲我們爭取到的，但那畢竟還是真正的「世界冠軍」。

現在想起當時的情境，以及我自己的熱情，未免有一點好笑，何必用我此時老而又俗的世故心，去看將近四十年前的我自己？

我們的小勇士們，是先在日本以三比零擊敗日本少棒隊。想想看，整整的八年抗戰中，我們就整整聲嘶力竭地

喊了八年「打倒日本鬼子」，但我們幾曾有機會衝到日本東京去。人家美國的兩個原子彈就把鬼子解決了，我們頂多只能發一點接收淪陷區的小財，至於說報仇雪恨，壓根就別提了。有一位和我年紀相若的朋友告訴我，抗戰勝利以後，他在漢口市，看見一長排繳了械的日本兵，仍穿著令人厭惡的日本軍服，他衝上前去朝其中一位士兵的臉上只打了一記耳光，就被制止了，是被我們穿著破爛軍服的國軍制止的，那時的口號是以「以德報冤」。於是這冤只好忍耐下來，要是第二個耳光再打下去，說不定我的這位朋友，反要被中國人自己修理一頓也很難說。

中華隊的棒球小將，是於七月底先在日本打敗日本隊，這已經足夠令我們全國人民爲之精神一振，誰能想得到，八月底居然又能打敗美國呢？報紙上以斗大的標題登在第一版上，全國各界立即召開會議，研究如何歡迎小將歸來。不止是我，我們全國人民，尤其是大陸來台的老兵們，用「欣喜若狂」來形容也不算過分。

我那一天，我是說九月七日中午，我是專門騎了腳踏車，去松山機場歡迎小將歸來的。我曾在松山機場服務多年，知道重要國賓來訪，或政府要員回國時，他們停機的位置。我把腳踏車停好，想在飛行管理室前面找一個好位置等待，到了，才發現我根本沒有站立的好空間，官員們、準備獻花的學生們、想拍照片的記者們穿梭在停機坪前，

好在我身材高，又找到了一個台階，遠遠地能看見大家準備的忙碌情形。

飛機落地了，滑過來，機門打開，扶梯推過去，有人出現在機門口，是大人，又等了一下，拍手聲響起，我也跟著熱情拍手。小英雄出現了，我身旁也擠滿了和我一同等待，在機場服務的空軍人員，我們中有人喊：「歡迎！你們真棒！」我顧不得回頭看他，只把眼睛盯在魚貫走在扶梯的小將身上，並且心裡想，這麼遠，人家小將怎麼聽得到我們的聲音。

有許多人圍上去，其中必然有官員們，小將的父母親們，從南部坐火車上來的同鄉、同學、親屬們和記者們，我雖然找了個最好的觀看位置，還是看不見小孩們的身影，他們被埋沒在熱情的人群中。看到一輛輛的吉甫車開過去了，我知道他們會乘車遊行市區，這才推著腳踏車，出機場到敦化北路去找更好的歡迎位置。

那時，出了機場右手邊的中泰賓館，和左手邊的台塑大樓與長庚醫院都還沒有出現，甚至有些地方還是稻田。平時行人不多，可是這天路兩旁擠滿了歡迎的群眾，能夠貼近吉甫車的，無不伸出手爭相與小將們相握。我很想擠過去，但是推著腳踏車，只能被隔在人牆的外面，揮著左手寄出我的祝福了。

就在快要接近南京東路了吧，環亞的建築群尚未矗立，我看見了他。他是誰？我真地不知道，看來他比我大個十歲、八歲，穿一件夏威夷衫，下面仍是軍人的褲子。他所以會立刻吸引住了我的目光，是由於他彷彿從大老遠的地方趕來，一看見了車隊，便奮不顧身地向裡面衝進去，嘴裡且大聲叫著：「英雄們！辛苦了！」是山東半島濟南一帶的口音。

大概整個車隊的移動速度變慢了，我的腳步也停下來，目光跟著那人，只見他擠到一位小將的身邊，縱然群眾的聲音很嘈雜，我還是聽見了他的粗獷的語音：「英雄們，你們爲國爭光，報仇雪恥了！」一面說，只見他一面用右手握著左手，原來他在脫左手腕上的手錶。在陽光下，那手表顯得特別的光亮，他遞給了小將，小將好像要拒絕的樣子，在一旁坐著的大人也在幫小朋友拒絕。

人真地很多，那人立刻被推擠開，也許他已經把手錶丟到了車子中。我只在他回身轉頭時，約一秒或十分之一秒看見了他的臉，那是一張被興奮漲紅了的臉，掛在滿是皺紋臉上的除了汗水，應該還有淚水，是汗還是淚，我無法分辨出來。

車隊遠去了，那人的身影也消失了。我一時之間無法立刻騎上車子回家，我得推著車子慢慢地走一段路，才能消化掉我心中所堆積太多太濃的感情和感受。

他是誰？

他是誰呢？我真地不知道。他比我大幾歲，或許他曾經參加過北伐？北伐時的戰歌是：「打倒列強，救中國。」中國人何以會有如此多的憤慨，非要以「列強」爲敵呢？想必，他又參加過對日抗戰以及接著而來的剿匪，他一生戎馬生涯中何曾有過這麼乾淨俐落的勝利？「列強」卻被小將們打敗了，參加少棒賽的有歐洲隊、中南美洲隊、亞洲太平洋隊、還有美東、美西隊，這不正是「列強」嗎？

這幾年，我是說我們台灣開始直選總統以來的這幾年，熱情奔放大喊大叫的群眾場面看得多了，或許是人老寡情了吧，不管螢光幕上的群眾多麼熱烈，用怎麼煽情的話語挑逗，如何地聲嘶力竭，總是難以激發起我類似於當年的反應。

套一句流行話，往事如煙，想當年，我也年輕過，我也熱情過。恍惚間又回到歡迎小將們載譽歸來的現場，在

一群群至情至性，自發自動的推擠人潮中，我看見了自己，那時的我是什麼樣子？這是真實的人生，不是錄影帶，真實的人生是無法倒帶，無法讓你再回顧一眼當時的我。

年輕人，請你原諒我，原諒我沒有去參加泛藍或泛綠的造勢大遊行，請多諒解，一方面是我太老遊行不動了，一方面也許是我當年耗用熱情太多，熱情早已耗盡，如今才年老寡情的，儘管寡情，此時我憶及當年的情景，還是有一絲甜意。

第十八章 吃不飽的與吃太飽的

我好像說過，我們同期畢業的同學超過一百人，算是特大的一個科系。一百人裏自然會有各式各樣的，有些在舊市坝或成都表現不凡，及長卻未必佳，有些平平的，如今令我刮目相看。檢討我這人一輩子，不喜歡對任何人說讓對方聽來很入耳的話，相反地，讓對方討厭甚至怨恨的，則急著要說，不吐不快。例如成都時的李毓霖，便從沒跟他說過半句讓他順耳的話，現在無有機會了。

如今老了，可以說人家一些優點了，畢竟我終於明白，稱讚人家並不等於貶低自己。他叫蕭亮，後來他搬來台北，我叫他「蕭公」，他以很誠懇的態度說，老同學了，什麼「公」不「公」的，豈不太見外了嗎？我說，因爲你看起來那氣質，就很像應該彼人家稱爲什麼「公」什麼「公」的那種人。

約爲民國六十五、六年，我已在中視新聞部担任氣象編輯工作，但尚未被指定現身說法。我和蕭亮雖同在台北，

也很少見面。有一次過馬路等紅燈，乃類似於仁愛路那麼寬的路，給車子走的綠燈時間夠長，給行人通過的綠燈彷彿特別短，因而有些人便向右方看看若無車，就搶先越過一程。站在我前面一對老年夫婦，堅持等綠燈亮了再走，我，就在他們的身後，過綠燈時我邁步較大，越過他們，聽他們彼此說話，才發現這不是蕭亮夫婦嗎。而且蕭太太絕不老，「老年夫婦」的印象來自於蕭亮的滿頭白髮。

到馬路對面，我的第一句話是「你染頭髮了？」我真以爲他的白髮是染的。「你認爲該染嗎？你說染，我就染吧。」我急忙阻止：「不不，這樣好看，這樣更像蕭公了。」

蕭亮身材中等，微胖，原本是一頭又濃又密的黑髮，應該只有兩、三年沒見，他的頭竟全部成銀白色了，相形之下，他的臉色更爲紅潤。他是我們同學中唯一升到上校的，大部份在中校前即退役，我是少校退役的。以前見他穿軍服，這次頭髮成銀白色，又穿了西服，顯得很優雅，他說話不疾不徐，早年在學校時好像他不存在，因爲他既沒有跟人打架，甚至吵架也沒有，無人注意他。

他太太比他年輕很多，在國中担任化學老師，好像是著名大學化學系畢業的，和蕭亮同樣地謙和有禮。每次去

他們家，必然遞過拖鞋，且立即倒茶，後來改爲沖咖啡，再後來他們改用過濾式的煮咖啡壺。也不忘由櫃子中取出煙灰缸，他們夫婦不抽煙也不喝酒，和我完全不同。我想，大約夫婦兩人教養都好，子女們的教育也很成功，如今，他兒子在新竹科學園區服務，已是中級主管，女兒台大剛畢業，即拿到美國紐約大學的獎學金，如今已經有了外孫，女兒一家定居維吉尼亞州。

或許你會問，到底要說什麼事，需要牽涉蕭亮呢？問的也對，我直接回答你吧，是蕭亮教導了我怎麼吃喝食物的，你果然不懂了吧，難道我以前不會吃喝？

我當然會吃會喝，且把吃當成一件大事，用「余致力吃飽肚子凡四十年…..」敍之最當。無論我個人的吃，全家人的吃，全國人的吃，還是全世界人的吃，都是大事，吃不飽或吃半飽，百事、千事、萬事均爲多餘。然則，如今我是說二〇〇五年，地球上仍有六分之一人口，即十億以上的人只能吃半飽，其中的八億還在挨餓，甚至，非洲次沙漠地區人民吃的水準較十年前，即一九九三年更降低了。

地球上仍有人挨餓，且挨餓者的數字還那麼高，這事不懂僅是我這台灣老人知道，包括世界各國的元首、學者、

博士、專家們都知道。遺憾的是，大人先生們似乎未把此事放在心上，他們的元首，外交部長忙碌地到各地開會，載著飛機大炮的戰艦你來我往，說是在做「親善訪問」，看起來我們的地球彷彿很和平很富足一樣，但他們私下裏在搞什麼？他們私下裏從事的，是經費高達九千億美元以上的武器賣出或買入，至於多少人沒有吃飽肚子，根本無人過問。

聯合國有一個糧食暨農業組織，算是一個專門研究讓地球人都有飯吃的專門機構。他們一年的研究經費是多少錢？有人研究過，說八大工業國家花費在養狗、養猫的費用是個龐大數字，他們算出來，國際糧農組織一年的經費只夠人家養狗、養猫六天之用！更別提發達國家每年用在減肥身上的費用了。這些數字不知道也好，知道了反而徒然生氣勞神。

其實，地球上的糧食總產量年年都在增加，按人頭平均分配，足足有餘，並不像當年馬爾薩斯所想的，幾何級數與數學級數那麼悲觀。可，那爲什麼還有人挨餓呢？這得由我自己和我們全家的親身經驗說起。

我們一家四口，(如今成爲一家九口了)能夠像今天這樣放懷地吃，不過是近三十年的事。民國五十幾年的情形

就和今天完全不同，那時全家人的胃口好像特別地大，偶而買幾隻猪腳和花生米紅燒成一大鍋，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連第二天的便當都有資有味了。每隔一兩個星期要煉一次猪油，猪油是炒青菜用的，例如炒菠菜，是猪油炒還是花生油炒嚐一口就知道，那時猪油，尤其是板油，比平均猪肉的價錢高，煉猪油剩下的油渣兒，炒剩飯加點蔥花即爲美食。那時並非家家每天都吃肉的，連賣醬油的都知道用一家燒肉百家香之類的廣告詞兒。

如今，我們之中想吃油渣兒炒飯的人很少見了，相反地，想減肥增瘦的人多了，何以故？人民的知識水平增加，知道猪油會增加膽固醇，但更重要的是國民平均所得增加，有了外匯可以用來買大豆榨沙拉油，甚至直接進口橄欖油，有了美金，不愁無處買橄欖油。

不記得在何處看過一篇妙文，是贊成取消所有各國的關稅，亦即替 WTO 做推廣宣傳的。他說，人們對於日常的飲食很少過度使用，但是在喝酒上完全不同，有許多人酗酒，見了酒便毫不節制地痛飲。他解釋說，是因爲酒太稀缺，只要把酒稅的壁壘取消，讓酒在自由市場中，按照自由經濟的法則出售，酗酒的人自然就會減少了，你相信這個說法嗎？我也不相信，是蕭亮教給我正確的吃之觀念，也是蕭亮教給了我另一方式的生活哲學。

有一天中午後，不記得何事到了蕭亮家裏，依例換上拖鞋點了支煙，我們相對坐下來。他又換了新的音響，兩個很大的黑色音箱，他問：「你喜歡波麗路進行曲嗎？」我不知怎麼回答。五十年以前，台北南京西路上即有一咖啡店也許是西餐的叫做「波麗露」，知道進去了荷包肯定負担不起，因而從未去過，經蕭公一提，我才知道「波麗露」還有個進行曲，我真地沒有聽過。他過去把音樂放了，蕭太太端出兩盤小點心，只是巧克力蛋糕之類而已，很小一塊，盤子裏還放著鑲柄的小叉子，咖啡是用類似銀色的高座壺盛著的，咖啡杯碟和放蛋糕的盤子乃同一花色，一看便知是配套的。我專心調咖啡，衡量著蛋糕的口味，心想，這麼一小塊只需用手指捏著，頂多兩口就吃完了，幹麻用叉子，裝個盤子。我說：「我們不是剛剛吃過飯回來的嗎？」他，不直接回答我，只說：

「聽，漸入佳境了。」

這才，我知道他所何指，指的是音樂。波麗路進行曲一開始幾乎聽不見什麼，慢慢傳來類似於傾訴又有點嘆息呻吟，乃長笛或其他樂器的獨奏。不久就有小鼓聲音加入，是戰鼓，對，是戰鼓。蕭亮不說話，蕭太太坐在光亮照不到的角落，我，則放下茶匙，忘了蛋糕，完全被音樂吸引進去。他們｜ 我是指音樂中的兩方人馬，從小聲的低

訴爭執，待有了軍鼓支持以後，聲音一聲聲加高加強，彷彿他們的委曲和怨恨是毫無止境的洪流，簡直要流瀉成大瀑布那樣的千軍萬馬。像這樣明顯對立的兩方人馬，最後不撕殺一場怎麼解決呢？果然不出所料，他們終於爆發，嘶叫聲，殺伐聲，殺呀殺地，到接近相互毀滅，音樂嘎然而止。

半響，蕭亮看我失神的樣子，才說：「你以前沒有聽過這曲子嗎？」

我還在沉醉中，回過神來想起：「對了，它好像曾經被使用在一部電影的片頭，但不是這麼完整，所以不像今天這樣被打動。」

「老馮啊，看不出你竟然被波麗露『打』動了。」

隨即，他換上一張鋼琴獨奏，並把聲音調低，才說：「吃兩口點心。」他示範性地，用叉子切開了蛋糕，又切了一下， 叉起一小塊，用我的語言說是只夠塞牙縫的，放在嘴裏慢慢咀嚼，然後啜飲一小口咖啡，說：「到了我們這年紀，甜品不應吃太多，但不吃也可惜，像這樣談談天，聽聽音樂，吃點甜點，你覺得如何？」

想了半響，我才知道怎麼回答：「蕭公，你讓我覺得自己太粗俗了些。」

「不，不是粗俗。我們年輕時都有過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豪邁，但是隨著年齡增長，也爲了配合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飲食方面應該可以朝精益求精的路子上走。」

對了，就是「精益求精」，蕭亮提醒我的。

原來飲食不僅爲充饑，要精益求精。酒，那一年產的質佳量少，價格越高自然也就更好喝了，吃越稀少的食品越傲人，海產的魚子醬，越來越少，能夠吃到的人便有當了貴族般地優越感，其實看帝俄時代的小說會知道，真正的俄羅斯貴族厭惡魚子醬味道的多的是。法國松露產量自古以來就少，因之自古以來，就無人敢說法國松露的味道不好。

我們台灣以前喝一碗猪肝湯算是「補了」，其後猪肝太便宜，連賣滷味的攤子都不賣滷猪肝，流行的是一隻鴨子身上最小又骨頭最多，幾乎沒有肉的鴨舌頭。看大陸旅遊節目，其中談杭州或某處人吃東西特講究，說是有一道菜，得集某種魚類的某一部份才能成一盤菜，因而一盤菜得用一百條同樣的魚。這些都做到精益求精了，只是做爲一個中國人，這樣吃法不覺得羞愧嗎？姑不談大躍進時，近千萬人餓死的往事，即使到今天，中國還有數千萬人衣

食無著，更何況地球上更多的饑寒人呢！那些北京、上海的，因爲吃的太好太多，要去花錢減肥的孩子們，以及他們的父母親，應該比美國同樣情形者的罪惡感更深，因爲美國承認他們是資本主義社會，近百年以來，所謂「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是同義字。而現在的中國，執政黨的名字仍叫「共產」，也應有若干億仍然活著的中國人，曾經死心塌地的相信，讓大家都有飯吃，有衣保暖，有茅屋安居乃是人類共同夢想的那個「主義」。怎麼搞的？天翻地覆了嗎？太陽從西邊出來了嗎？

由於糧食品種的基因改造，產量的確在年年增加中，有些國家甚至於對農民實行補貼政策，只希望別再增產了，但地球上仍然有人饑餓，這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的，二〇〇〇年世界糧食出口的前五大國家，小麥和玉米都是美國名列第一，且較排名第二的超出兩倍至四倍，只有稻米一項美國屈居第四。爲了滿足你的好奇心，我把小麥和玉米出口前五名的國家和輸出數量列舉於下：

小麥

美國　二七，八三〇，一五〇， 〇〇〇公噸

加拿大 一八，七七一，七四〇， 〇〇〇公噸

法 國　一八，〇三四，〇六〇， 〇〇〇公噸

澳州　一七，七二四，三六〇， 〇〇〇公噸

阿根廷　一一，〇一九，〇二一， 〇〇〇公噸

玉米

美國　四七，九七〇， 七九〇， 〇〇〇公噸

阿根廷 一〇，八四六，五〇三， 〇〇〇公噸

中國　一〇，四六五，九九〇， 〇〇〇公噸

法國　七，九四七，八二八， 〇〇〇公噸

匈牙利　一， 〇〇七，二〇二， 〇〇〇公噸

上列的小麥和玉米賣到那兒去了？當然是賣給出得起錢的國家，我再把買進玉米最高的五個國家列舉於下：

日本　一六，一一一，一九〇，　〇〇〇公噸

韓國　　八，七一四，五〇六，〇〇〇公噸

墨西哥　五，三四七，六一八，　〇〇〇公噸

埃及　　五，一六一，五五六，　〇〇〇公噸

中國　　四，九四四，八四一，　〇〇〇公噸

我們可以看出進口玉米量多的是日本和南韓，他們進口那麼多玉米何用？大家都知日本是吃米的國家，連泰國米、美國米都不合他們的口味，進口那麼多玉米爲的是「精益求精」，用玉米餵養禽畜，說不定餵出的牛肉還可以

再運出口賺錢呢。(以上資料裏，中國出口玉米一百億噸，但又進口四十億噸，此乃聯合國公布資料，輸出輸入之間是否也有貿易利潤？非我所知。)

由歷來的零星資料看出，非州人口超過一億的大國奈及利亞常常缺乏糧食，無論是小麥、玉米、稻米輸入國家都不見他們的名字，與其挨餓爲何不買些糧食來吃，這與「何不食肉糜」的問題同樣蠢笨。錢呢？沒有錢怎麼買？二〇〇四年五月，紐約時報有一篇專題報導，說，巴西的窮人賣了一枚腎臟，讓全家人過快樂日子的特別報導，還同時登了那位賣腎者的得意照片。他出賣一枚腎臟的代價是六千美元，有了六千美元，他們就可以過王子和公主般地快樂日子。文中還說他清楚地記得以前過得是｜「和六個兄弟姐妹分食一個雞蛋，每天只能吃在木薯上抹一點鹽的食物過日子。」他接著又說，一般人每月最低工資不到八十美元，且工作很難找，結論是，他能夠賣一枚腎臟賺六千美元算是幸運又幸運的。

我又看過一篇專門爲跨國公司，動不動就大批裁員而辯護的文章，我說天下的怪事隨時都有，也居然有「經濟學家」爲跨國公司裁員而動筆爲文的。他說：「失業並不是可怕的事，有些國家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社會也仍

然安祥，以蜜蜂來說，蜜蜂的就業率爲百分之百，但蜜蜂的社會並不快樂。」討論蜜蜂快樂與否似乎有點無聊，但他說的失業率超過百分之十的國家的確有，例如加拿大九一到九四年，連續四年失業率超過百分之十，九二、九三和兩年還超過百分之十一，但經濟學家正確知道巴西的一億八千萬人口中有多少失業嗎？

巴西的那些吃木薯過日子的人，爲什麼不買一些美國急著售出的小麥、稻米或玉米呢？糧食出口大國絕對沒有因爲人家急著吃飯而提高糧價，相反地，最近十年由於產量太多而年年跌價中。可是一個月連八十美元都賺不到的人，別提買糧食須要花錢，即使是人家免費送給你吃，他們連船運費都付不起，奈及利亞遠在非州西海岸，國內的運輸費用更高，付不起運費的各國窮人就是因此挨餓的。

WTO 倡導取消關稅，讓貨物自由流通，說，窮人就有飯吃了，也有宗教家倡導人饑已饑的精神，呼籲大家付出愛心，還有更高層次的人說，與其給窮人魚吃，不如給他們釣竿並教育他們如何釣魚等等….自古以來就從未缺少過慈悲主義者，一九八九蘇聯解體之前，人類還用幾乎一百年的時間實驗共產主義，共產思想的原始出發點也是慈悲主義，爲什麼慈悲者的心血都白流了，至今尚有饑寒人呢？

我想到了琼狄夫人的話，解決窮人的苦境不能倚賴富人，富人賜與的永遠是杯水車薪；也不能靠窮人自己爭取，一旦窮人聯合起來這麼做了，會是一場災禍。那怎麼辦呢？誰知道！